

围炉诗话

一
函
四
册

解
奇
平
州

圍爐詩話卷之五

問曰朝貴俱尚宋詩先生宜少貶高論答曰厭常喜新舉業則可非詩所宜詩以風騷爲遠祖唐人爲父母優柔敦厚乃家法祖訓宋詩多率直違於前人何以宗之作宋詩誠勝於瞻盛唐而七八十歲老人改步趨時何不予五十年前入復社作名士且人之出筆定是宋詩余深恨之而犯者十九何須學耶

韋仲將發蔡中郎塚乃得用筆之法常熟老人傳筆法於張旭旭傳於顏魯公魯公傳於懷素書家固有授受

祕意太白以詩法授韋渠牟。則詩家亦有之矣。晚唐人猶有司空圖。至宋初不及百年。而風氣大異。豈非五代兵革時失其授受乎。許渾作實語死句。唐人卽痛斥之。詩眼猶在也。宋詩十之九落實語死句。無一覺者。詩眼已亡也。明不以詩取士。宜乎不工。宋詩乃舉業。而亦不同於唐。杜撰故也。

宋初用詩賦
而士以詩爲
廢之久矣。高
志不齒焉。也
乃在詩學之
名。乃以詩

唐人詩被宋人說壞。被明人學壞。不知比興而說詩。開口便錯。義山驕兒詩。令其莫學父。而于西北立功封侯。託興以言已之有才而不遇也。葛常之謂其時兵連禍

結以日爲歲。而望三四歲見。立功于二十年後。爲侯河之清。誤以爲賦。故作寐語。

唐人工于詩。而詩話少。宋人不工詩。而詩話多。所說常在字句間。

詩于唐人無所悟入。終落死句。嚴滄浪謂詩貴妙悟。此言是也。然彼不知與比。教人何從悟入。實無見于唐人。作元妙恍惚語。說詩說禪說教。俱無本據。

比與非小事也。宋詩偶有得者。卽近唐人。韓魏公罷相。判北京。作園中詩云。風定繞枝蝴蝶鬧。雨餘荒圃桔槔

化林蘇市
石梯略二句
竟係甚矣
此乃吳氏
所延伯深思

閒明道春遊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皆用比義
以說朝事子瞻擬陶云前山正可數後騎且勿驅兼用
比興以道已意卽迥然異于宋詩

葛常之謂興近于訕今人不敢作詩不優柔乃墮於訕
何關興事吾不知宋人以何者爲興打起黃鸝兒忽見
陌頭楊柳色未見其訕也

陳無已云春風永巷閉娉婷長使青樓浪得名不惜掩
簾通一顧怕君著眼未分明杭妓胡楚曰不見當年丁
令威看來處處是相思若將此恨同芳草却恐青青有

盡時一此一興。却自深婉。不類宋詩。

賦義極易而極難。如君實之清茶淡飯難逢友。濁酒狂歌易得朋。則極易。如子美之側身天地更懷古。回首風塵且息機。則極難。宋詩多賦于難。易何居。

邵堯夫三皇五帝等吟。全不似詩體。有云誰信畫前原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則道理亦謬。說畫前之易。是自比伏羲。而文王周公孔子不足數也。刪後無詩。將陶杜風雅之句。俱蔑之乎。

方子通咏古柏云。四邊喬木盡見孫。曾見吳宮幾度春。

若使當年成大厦也應隨例作埃塵灩澦堆云湍流怪
石礙通津一一操舟若有神自是世間無好手古來何
事不由人有意無詞者也今試以唐人之詞出其意如
何而可詩誠難事哉

詩以優柔敦厚爲教非可豪舉者也李杜詩人稱其豪
自未嘗作豪想豪則直直則違于詩教牧之自許詩豪
故項王廟詩失之于直石曼卿蘇子美欲豪更虛夸可
厭

范希文過淮遇風云一棹危于葉旁觀亦損神他年在

平地無忽險中人直是杜詩余謂是子美之人方可作子美之詩于希文驗之矣

陳去非云唐人有苦思故造句工得句奇但格韻不高不能驟少陵之逸步余謂彼皆詩人少陵非詩人故也詩亦無他情深詞婉而已唐珣易陵骨詩是也

作詩者意有寄託則少惟求好句則多謝無逸作蝴蝶三百首那得有爾許寄託乎好句亦多只是蝴蝶上死句耳林和靖梅花之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與高季迪之雪滿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來皆

是無寄託之好句。後世人詩，不過如此。求曹唐病馬，尙不可得。惟是李杜高岑，多于竹蓀稻葦。

宋黃亞夫庶怪石詩云：山鬼水妖著薜荔，天祿辟邪眠莓苔。鉤簾對坐心語口，曾見漢家池館來。洵爲奇絕。而唐人造句，不出此也。

和靖疎影橫斜，水清淺一聯，善矣。而起聯云：衆芳搖落，獨鮮妍。占斷風情，向小園。太殺凡近。後四句亦無高致。人得好句，不可不極力淘煅，改易以求相稱。

憶得宋人咏梅一句云：疑有化人巢木末。奇哉。是李義

山落花詩高閣客竟去之思路也唐人猶少何況後人
楊誠齋詩云野逕有香尋不得闌干石背一花開雖淺
薄猶可又云不須苦問春多少煖幕晴幰總是春兒童
語耳

問曰杜詩亦有率直者何以獨咎宋人答曰子美七律
之一氣直下者乃是以古風之體爲律詩于唐體爲別
調宋人不察謂爲詩道當然然杜詩婉轉曲折者居多
不可屈古人以飾已非也唐人率直之句不獨子美皆
是少分如是三百篇豈盡相風投畀乎終以優柔敦厚

爲本旨優柔敦厚必不快心快心必落宋調做急做多亦落宋調

范希文贈林和靖云巢由不願仕堯舜豈遺人風俗因君厚文章到老醇庶幾子美矣而終寄其廬下山谷別開門徑矣未免是殘山剩水吾不知如何而後可以爲詩

各自有意各自言之宋人每言奪胎換骨去暗盛唐字做句摹有幾宋人翻案詩卽是蹈襲陳言看不破耳又多摘前人相似之句以爲蹈襲詩貴見自心耳偶同前

人何害作意蹈襲偷勢亦是賤

樂天之後又有羅昭諫安得不成宋人詩

宋人詞遠勝于詩詩話多詞家事應別輯爲詞話

何陋張氏有
初林氏事

賀方回望夫石云亭亭思婦石下閣幾人代蕩子長不
歸山椒久相待微雲蔭鬢粉初月輝蛾黛秋雨疊青衣
春風舞羅帶宛然姑射姿矯首塵寰外陳迹遂無窮佳
期從莫再脫如魯秋胡妄結桑下愛玉質委塵沙悠悠
復安在此詩力量雖不及子美玉華宮亦不讓李端古
離別矣論者嫌其粘皮著骨謂微雲下六句也高識之

談

此詩多相
佳者不可
獨

韓子蒼詩云汴水日馳三百里。扁舟東下更開帆。旦辭
杞國風微北。夜宿寧陵月正南。老樹挾霜鳴窸窣。寒花
承露落毵毵。茫然不悟身何處。水色天光共蔚藍。呂居
仁舉此詩爲學者法。然非唐人詩。以是死句故也。
唐詩之有遠神者。宋人必加訾詆。直是未如之何。

唐詩之最下者。胡曾羅虬。終是唐詩之下者。宋詩之最
高者。蘇黃。終是宋詩之高者。宋人必欲與唐異。明人必
欲與唐同。

永殊自學

釋月

義山詩被楊億劉筠弄壞。永叔力反之。語多直出。似是學杜之流弊。而又生平不喜杜詩何也。

宋時江西宗派專主山谷。江湖詩派專主曾茶山。

楊誠齋云。隆興以詩名者。林謙之。范至能。陸務觀。尤延之。蕭東夫。皆有集。後進有張鑑。功甫。趙蕃。昌甫。劉翰武。子黃景。說巖老。徐似道。淵子。項安世。平甫。鞏豐仲。至姜夔。堯章。徐賀。恭仲。汪經。仲權。方翥。喬讀。其所引者。皆有好句。頗帶打油氣。

姜堯章。范至能。之溫潤。楊廷秀。之痛快。蕭東夫。之高古。

陸務觀之俊逸江西派不能及

黃叔暘云陸放翁詩本于曾茶山茶山出于韓子蒼

宋人專尋唐人不是處實于已無益尋得唐人好處出
乃有益于已

范希文贈釣者云江上往來人盡愛鱸魚美君看一葉
舟出沒風濤裏寧讓子美

東坡有言不
能作此句耶
何言已偏也

西崑詩尚有彷彿唐人者如晏殊之油壁香車不再逢
峽雲無跡任西東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
幾日寂寥傷酒後一番蕭索禁烟中魚書欲寄何由達

水遠山遙處處同。題曰寓意。而詩全不說明。尚有義山無題之體。歐梅變體而後。此種不失唐人意者。遂絕。此詩第三聯云。寂寥蕭索。則知次聯乃是以穠麗景句出之。使不至于寒陋耳。非寫富貴氣象也。弔蘇哥詩是刺宋子京。語甚溫厚。得唐人法。

黃山谷事母至孝。洎貶黔南。不能將母。其贈王郎詩曰。留我左右手。奉承白髮親。至贛食蓮子。有感云。蓮實大如指。分甘念母慈。贈官于京師。久不歸養者。曰慈母每占烏鵲喜。家人應賦屢屢歌。子美送李舟詩曰。舟也。

山谷集卷之四
或甚體上
袖之有何足
道哉惟恐惡
人笑之故乃又
中書人跋集手

衣綵衣告我欲遠適倚門固有望斂衣就行役南登賧
白華已見楚山碧何時太夫人堂上會親戚譏舟遠遊
無方也三百篇義于此求之

山谷古詩若盡如上子瞻二篇將以漢人待之其他只
是唐人之殘山剩水耳留意煅煉與不留意直出不同
也

山谷猩猩毛筆云愛酒醉魂在能言機事疎平生幾兩
展身後五車書物色看王會勲勞在石渠拔毛能濟世
端爲謝楊朱工煉得唐人法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

凡何
閨不
喜此
神爲
藏也